

# 《华阴老腔一声喊》 历史溯源及传播价值

◆石丰恺

**内容提要:**从传播理论的角度来看,《华阴老腔一声喊》的成功,说明在快速的社会进程中,影像化媒介更受到生活匆忙、早已习惯于从影像介质中摄取各种信息的都市人群的喜爱。随着互联网在现代人生活中的无限纵深,随着数码技术和摄影技术与影像传输存储手段的普及化趋势,非遗文化也将通过新的传媒渠道和自身样式的转换,到达自体的新生。

**关键词:**《华阴老腔一声喊》 历史溯源 传播价值

DOI:10.14043/j.cnki.xjwx.2016.09.024

2016年央视春晚上,青年歌手谭维维与陕西民间老艺人共同唱出的《华阴老腔一声喊》,挟裹着春秋千年的岁月精华、周秦汉唐的刚烈霸气、秦岭渭水的粗砺狂放以及原始先民的审美特质,引爆了全场观众的激情,也引发了长时间的网络热议。春晚播出几小时后,网易就发动了“给猴年春晚打分,评选最喜爱的节目”活动,评选结果表明,《华阴老腔一声喊》以21.71%的支持率排名第一。<sup>[1]</sup>2016年2月25日,“中国文艺网”

发表胡丹的《当“华阴老腔一声喊”之后》。文章云：“在一个作品中，同时看到了戏曲与摇滚的杂糅，农村与城市文化的融合，民间老艺人和时尚摇滚女歌手的合作，给万家团圆的日子注入了力量、激情以及声响上的震撼，也似乎与传统节日的鞭炮、唢呐一样，带给人们相似的视听体验。”[2]2016年2月25日，《光明日报》又以《“老腔”们需要的不仅是“一声喊”》为题，评论《华阴老腔一声喊》所产生的传媒效应：“华阴老腔与现代摇滚的完美融合，让观众感受到了‘黄土与摇滚、电声与弦乐的碰撞’。由此，华阴老腔也被誉为中国黄土地最古老的‘摇滚’。”[3]2016年4月21日，“光明网”上杨辉的文章再次高度评价了华阴老腔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表达了对这种古老艺术形式前景的乐观：“‘老腔皮影戏’也不仅限于《将令一声震山川》这一种风格的表演形式。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华阴老腔仍然蕴含着有待进一步开掘的丰富的可能性，还会因为新的机缘而为观众带来另一种震撼。”[4]由此可见，在青年歌手谭维维的再创造之下，华阴老腔这一古老的地方戏曲重发华彩，神采熠熠地重返中华民众的精神家园。于是，对于这一历经千年的古老演唱形式的历史溯源及传播价值的分析，就显得极有必要。

### 一、《华阴老腔一声喊》的历史溯源

《华阴戏曲志》记载：“(老腔)源于西汉，成熟于明代”。陕西民俗研究者一致认为：华阴老腔皮影发源于陕西渭南市华阴县砲峪乡泉店村，华阴一带古称“宁秦”、“华阴”、“华仓”，是进入潼关的咽喉要地，也是西汉时储存粮食的京师官仓所在。西汉武帝时，政府想要经由关东水路调运一批粮食进长

安，当策划运粮路径时，汉武帝采纳了西汉大农(汉代国家财政长官、九卿之一)郑当时的修挖一条与渭河并行的“漕渠”的提议：“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又有《史记·平淮书第八》记云：“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汉书·武帝纪》卷六亦记云：“六年冬，初算商车春，穿漕渠通渭。”这条历时三年而成的漕渠流经今临潼、渭南、华县等地，长度一百多公里，在潼关附近注入黄河，比原先经由渭河的运粮时间缩短了一半，遂成为西汉武帝之后长达一百多年的京师粮运的主要通道，西汉的漕运码头、商贾重镇应运而生。从记载中的漕运工程“作者数万人”来看，这条西汉漕渠工程浩大，想必当时紧靠渭河的华阴县砲峪乡泉店村村民是这场浩大工程的参与者与整个漕运历史的亲历者。漕渠修成，经由关东黄河将粮食运至渭河口的漕渠后必须换船，于是就有了便于转运、储存的，离渭河较近的位于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界的泉店村一带的西汉京师粮仓。关于这一点，也已经被考古发掘出来的西汉粮仓遗址予以实证，也由《华阴县志》及现存碑文证实：“京师仓又名华仓，京师庾仓，遗址一面依山，三面临崖，地势高敞，形势险要，是一座易守难攻的仓城。”

这所仅仅存在了一百多年的西汉京师粮仓，对华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非常巨大而绵长的影响。围绕着这座粮仓，附近的民众得天独厚地成为以磨面为业的“粮户”，这是一种获利极高的生意，关于这一点，从“砲峪乡”中的“砲”字中就可以得

到证实。“硙”在《新华字典》里解释为：“同碨，意即石磨”。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6卷上“碾硙业”条云：“碾硙就是碾米磨面的手工业，当时碾米磨面都使用碾硙，有水力的地方，则使用水力拉动碾硙。”这些解释不仅与“硙峪乡”的地名相匹配，也与硙峪乡所占据的丰富水资源的地理位置相吻合，更说明了硙峪乡与西汉京师粮仓的紧密关联。又据《大清统一地志》卷一百九十记载：“汉船司空故城在华阴县理东北五十里是”，“船司空”是西汉时期设置在渭河入黄河口处专管粮运的政府机构，“华阴县理东北五十里是”指的就是修造漕渠的硙峪乡一带。

西汉时从陕西各处汇集而来的船工，再加上看守粮仓的官兵、四处聚集而来的商贾和流动的旅客就成为硙峪乡一带的乡野流动文化的载体，流动人口带来四处的乡音，也是促进新的文化样式产生的必然动力，正是这些纷繁往来的人群共同酝酿着“华阴老腔”呼之欲出的文化氛围。于是，漕渠修成，运粮船只开始往来于渭河与长安城的河道上，每当运粮船经过险峻的河滩时，都需要整齐划一的劳动号子为纤夫们鼓劲。这时，往往是掌舵手用木块狠狠敲击船板，嘶声喊出节奏感极强的号子，拉船的纤夫们齐声应和奋力背纤，在上百年的重复和一次次的惊险之中，一人唱众人和的“拉波调”的基本腔式诞生了，而使用至今的华阴老腔的乐器“檀板”(槐木制，击节用)应当是“船板”的误传，也是西汉时“拉波调”使用过的唯一伴奏器具。

于是，一种伴随着木板敲击的说唱表演形式诞生于漕渠两岸乡党们的口中，最终还将要汇集于山水佳处的泉店村。据《华阴县志》记载：“泉店村，山水佳处，旅店排比，竹

树周遮，夹道相望。”从此记载中可以看出，硙峪乡的泉店村应当是一处集中了众多旅店的村庄，也是船工们短暂休息和集体娱乐的地方，这一切，都在“泉店村”中的“店”字得到了有力证明。所以，在华阴县硙峪乡泉店村这个小小的区域里，各地来的船工们把他们自主原创的“拉波调”作为船工们独特的娱乐形式进行交换与再创造，也把自己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和真实故事加进这种调式里进行演说。久而久之，一种嘶哑苍凉、艰辛悲壮的说唱形式逐渐形成，亦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劳动场景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并开始在硙峪乡泉店村村民的精神生活中占据地位。这就是两千年后出现在2016年猴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华阴老腔一声喊》的直接的谱系，也是与陕西许多民间表现形式(如现硭峪乡泉店村的素鼓、陕西合阳的跳戏、陕西宝鸡一带的秦腔、陕西洛川的老秧歌)相同的生命存在方式。

## 二、《华阴老腔一声喊》的开放式生存状态

华阴老腔以陕西原生态的方言为叙述语言，再加上月琴、二胡、板胡、唢呐、檀板的配器为表演形式，在华阴县硭峪乡泉店村这个极小的区域里，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顽强生存，同样也经历了如同其他民间艺术形式一样的艰辛挣扎。华阴老腔的基本表演样式由西汉的说唱式、至宋元明清的皮影式、再转型为出现在2016年春晚上的荡气回肠与狂放不羁相杂揉的现代摇滚形式。在这个历程中，华阴老腔的传承者也在为找到华阴老腔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找到华阴老腔更宽广的生存之路而几度挣扎。

有准确史料记载的是,明清时期,华阴老腔已从说唱艺术向着皮影戏的表演型式转型。清乾隆(1735—1796)年间,泉店村的老腔传人张梦儿以开放式的生存理念,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将华阴老腔彻底转换为“皮影”这一颇受当地民众喜爱的表演形式,这也是华阴老腔与当下的文化环境努力契合后的第一次转型。据记载,陕西是中国皮影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皮影集剪纸艺术和演唱艺术为一体,讲述着成本成套的历史人物故事,在文化程度不高、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乡村拥有大量的观众。张梦儿对华阴老腔的这一改革,不仅揉进了新的表演元素,也使老腔艺人的表演从台前走到了幕后,成为“隐身”艺术。当华阴老腔更名为“老腔皮影”之后,那种古老的说唱样式也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

据老腔传人张奉君记忆,因为华阴老腔“传女不传男”的家族式封闭式传承模式、因为缺乏足够的官方重视、再加上演出收入低微老腔艺人生活贫困以及民众对“老腔皮影”这一表演形式的逐渐冷漠等原因,清道光年间(1821—1850)老腔影戏的传承链条再次面临断绝,当时的情况是只剩下泉店村的张老闷一个传承人带领的一家戏班,其影响力也再次缩小到泉店村四周。1958年冬,华阴孟塬大队文工队首先尝试将皮影戏形式改为用真人扮演的小戏,并创作演出了现代素材的小戏《深翻地》,虽然影响并不够大,却为促使改变华阴老腔的低谷状态找到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所以电影《活着》(1994)、《桃花满天红》(1995)中都出现了华阴老腔的片断,这是一种良好的开端,其意义在于为这个古老戏种找到了一种与现代对接的良好方法。

进入现代经济社会,老腔皮影几乎到了无人观看的景地,冷落的演出与艺人们鲜活的后台表演,使文化局干部党安华有了大胆的改革思路,他决定对华阴老腔采用“从幕后到台前”的大胆转型,掀开老腔皮影遮挡着的“亮子”(幕布),让观众直接看到老腔艺人的生动形态。这一次改革遂使华阴老腔灿然亮相于现代传媒面前,开辟了她古老生命的又一次繁荣期。自2001年之后,“华阴老腔”这个活化石般的表演样式,渐渐受到主体传媒与影视导演的重视:2004年前后,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将华阴老腔正式介绍给北京人艺正在排练的《白鹿原》剧组,2006年6月该剧组导演林兆华在话剧《白鹿原》中借“老腔辅助故事的叙述”,一演就是30场,在北京引起强烈反响,也形成了对华阴老腔的强力宣传,并直接促成2008年华阴老腔进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那之后,老腔艺人们开始走出黄土地在全国各地巡演,得到了“中国戏曲活化石”、“东方最古老的摇滚乐”等称号,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法国国家电视台等四十多家强势媒体来到华阴进行报道,在传媒的优势推动下,华阴老腔阔步迈进了自己的新时代。2012年电影《白鹿原》更使得华阴老腔在全国声名远播,那段名叫《将令一声震山川》的插曲,活脱脱唱出了关中大地的灵魂和华阴老腔顽强不屈的生存能量。

猴年春晚上演出的《华阴老腔一声喊》,是华阴老腔与现代摇滚音乐的完美融合,又是华阴老腔的再一次转型,这一次转型成为华阴老腔能够迈进春晚这个世界最大舞台的重要因素。当年,青年歌手谭维维产生了“希望寻找中国特别民间的或者久

远的音乐元素,能充满摇滚的气息的”念头时,历史久远的华阴老腔进入了谭维维的视野。华阴老腔“有活力的,有故事并且是红色的”特征,再次由“一新一旧、东方和西方、一城一乡”模式组合演变成时尚版型,出现在《中国之星》的舞台上。谭维维的西方摇滚与古老民谣混搭的《给你一点颜色》引爆全场后又霸气夺魁,让这一古老剧种迅速地传遍全国,震撼了数十万人的心灵。身为推荐人的崔健为此激动不已:“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教科书级的中国摇滚乐,或者是真正的中国民谣和摇滚乐结合的典范。”

综上所述,古老的华阴老腔本属于狭小的家族戏种,虽历经两千年,但传播的地域也非常有限,进入高雅殿堂的机会几乎没有。但她一直带着征战与剿杀、无畏与怆然、冷傲与自尊、沙哑与高亢的风格,仿佛巍峨不屈的华山,仿佛奔腾不息的黄河,以灰陶般的简易、砂石般的粗糙、茅屋般的沉静与老藤般的坚忍,与富贵、典雅、精致、恢宏的宫殿音乐形成鲜明对照。在粗朴奔放的华阴老腔的厉声嘶喊中,既唱出了捷报传来的气吞山河,也唱出了兵败时的马革裹尸,她体现的是数千年来陕西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倾诉的是关中民众的勇武和顽强。华阴老腔在拼搏而艰难的条件下诞生,又在战火与变迁里成长。当这一戏剧活化石面对一系列的生存难关时,她倔强而开放的本性使之能够完成一次又一次转型,在实现与多种时代话语对接的同时,又保存了老腔原汁原味的三拍乐节、敲击檀板以壮声势的个性。正如华阴老腔歌词里所唱的那样:“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平凡、淡定、自强、从容才是华阴老腔的内在风骨,华阴老腔的存在点化了中国古代戏剧的

“北之沉雄”,体现出儒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信念在民间艺术中的厚重根基。

### 三、《华阴老腔一声喊》的现代传播价值

用传媒学奠基人施拉姆的话来说:“大众传媒只是在地球生命的漫长一天的最后一秒才开始被利用。”就是这短短的一秒钟,大众传媒却已掀起了人类巨大的生存意义上的波澜与变革,它不但把一些新的科学理念挤压进人类的大脑,也把许多早已遗忘的传统记忆捡拾并修复起来。这一切,都在《华阴老腔一声喊》的成功复活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于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至少可以看到《华阴老腔一声喊》的如下传播价值。

1、《华阴老腔一声喊》的成功体现了现代人对“看”的依赖和追捧。从传播理论的角度来看,《华阴老腔一声喊》的成功,也说明在快速的社会进程中,影像化媒介更受到生活匆忙、早已习惯于从影像介质中摄取各种信息的都市人群的喜爱。随着互联网在现代人生活中的无限纵深,随着数码技术和摄影技术与影像传输存储手段的普及化趋势,“看”的资源正在无限丰富,也促成了现代人对“看”的依赖和追捧。公众对视觉形象的偏好使视觉文化一天天地凸显出来,促成了电视媒介文化的发展。电视中颇具视觉冲击感的画面,就成了对现代都市人群更具亲近感的传播内容,电视中直观、简单、鲜艳的影像信息,如街头林立的快餐厅一般抓住了匆忙而过的人群,改造后的《华阴老腔一声喊》就像一道“非遗”口味的大饼,极大地满足了都市人群快速读取、快速传播、快速转化、快速行动的心理,

让他们以最直接最简捷的方法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2、《华阴老腔一声喊》通过电视化手法使公众直观而深刻地认识非物质遗产的价值。电视传媒专家尼古拉·米尔佐夫指出：视觉文化关注的是视觉事件，消费者借助视觉技术从中寻找信息、意义和快乐。电视是一种视觉化很强的感性传播介质，学术却是一种理性和概念化的知识体系，想要用感性的传播载体去承载理性的学术内容，使二者形成有机的契合，就要将学术知识电视化，以实现从枯燥的文字载体向影像化表达的转换。《华阴老腔一声喊》首先通过电视式的手法，架起了表演与观众之间的最佳桥梁，这是非遗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的最关键的一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华阴老腔一声喊》既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最佳承载者。2006年6月10日，中国有了第一个以“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为主题的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此后，也有了多次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览会在全国各地巡展，各旅游景区也将非遗项目作为景区的表演或展示项目给予大力的发掘利用。作为地方小戏种的华阴老腔，也于两年前出现在华山脚下的景区演出

场地，让各地游客领略到了正宗的华阴泉店村老腔的一招一式。2016年经过青年歌手谭维维和华阴老腔艺人的共同创作，华阴老腔以时尚+古老的摇滚姿态，在中国人最大的演艺平台上惊艳亮相，在全新的乐器组合、全新的新老歌手组合、全新的唱腔设计、全新歌词的外包装之下，包裹着的仍然是“八百里秦川，千万里江山，乡情唱不尽，故事说不完，扯开了嗓子，华阴老腔要一声喊”的倔强性情，也是华阴老腔历经千年凝结的精神内质。《华阴老腔一声喊》独特的演唱风格，再加上板凳、檀板、跺脚、吆喝、嘶喊等原生态伴奏，全面调动眼与耳的感知效果。再加上电视传媒的声画并茂和春晚华丽的舞美设计，拓宽了人类视觉和听觉的容量，带给观众更直接更多元的心理感受。电视传播再加上春晚的收视率，直接使非遗受众的疆域纵深化，使“非遗”理论从字面上走出来，活化为鲜艳生动的表演形式，让全国观众直观地认识并体会“非遗”。

3、促进对非遗文化传承方法的进一步挖掘。在这个以影像媒介为主导传播方式的时代，无孔不入的视觉感官作品日渐被推举至极为显赫的位置，视觉方式的凸现，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纸质出版物而选择影像媒介的方式来吸取信息。这说明在当下生活中，电子媒介直接左右着个人的精神活动，电子影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多个层面。从非遗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也可以看成是促进非遗文化进一步扩大传播疆域的良好契机。

《华阴老腔一声喊》这个表演形式之所以受到公众的喜爱和高度关注，不仅是因

为她站立在央视春晚这个强势媒体平台,还因为“老腔皮影”大胆地转变了自身的表演形式,从观众极少的“皮影戏”变身为大众(主要是现代的中青年观众)所喜爱的、具有强烈的情感煽动力的“现代摇滚”。这种变身本质上是符合时代精神和公众的精神诉求的。变身后的华阴老腔以中西合璧、城乡组合、现代与传统交集、时代和地域共存的表演形式,在古老的月琴、二胡、檀板、锣鼓与敲击板凳与现代的电子琴、吉他、架子鼓与苍老的嘶哑的歌声中,饱含着民族共同记忆的歌词汇合为一种极具挣扎感的“喊声”。“挣扎”其实就是不屈与奋起,是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刚强。正是因为对这种精神内质的认同,才产生了《华阴老腔一声喊》最具公众效应的传播能量。正是在这种“看得见的传播”感召之下,两千年前汉武帝时代的“拉波调”重新复活,濒临灭绝的非遗文化着现代装备重新出场,也一举获得了最佳的传播效应。

《华阴老腔一声喊》这一传媒奇迹,也为许多相同的非遗文化被重新被认识、重新走进现代生活提供了极好的借鉴,对现代社会应当如何深度挖掘非遗文化、再次振兴非遗文化有着多元化的启示。正如山东艺术学院戏曲学院杨玉芹的《老戏如何激发观众兴趣》一文中所言:“‘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得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是很多地方戏曲新创剧目真实写照……只有按照现代观众的要求和口味,用创新的思维传承老戏,推陈出新,与时代同行,才能在多样化的文化竞争中保持戏曲自身的本质特点。”[5]上述评论表明,虽然有许多传统老戏列入非遗项目,但因为缺少观众的沟通与认可,许多老戏并没有在非遗文化保護政策中复活,只是成了一种非遗名单上的“戏曲化

石”。这些传统戏剧的衰落甚至消亡的命运走向,与华阴老腔作为一种整合后的非遗文化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各种演出场合(如在华山脚下的夜场演出中、在洛阳牡丹花会的演出、多次出现在各种影视中)所展现出的深厚民族根基与广泛的公众认可度形成鲜明对比。《华阴老腔一声喊》展现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生存能量,也说明一旦在传统文化中注入流行元素,古老的生命就焕发了青春。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勇于创新的精神面貌的体现,因此大胆创新才是《华阴老腔一声喊》重新复活的关键,转换表演形式不仅为古老的艺术孕育了新的生命,也为更多的非遗文化提供了一种可能与方向,让更多的非遗文化找到新的生存模式。

#### 参考文献:

- [1]网易.给猴年春晚打分 - 评选最喜爱的节目 [ID]网易娱乐.(2016-2-7),(2016-5-19)
- [2]胡丹.当华阴老腔“一声喊”之后 [ID].中国文艺网.(2016-2-24),(2016-5-19)
- [3]郭超.“老腔”们需要的不仅是“一声喊”[N].光明日报.(2016-02-25-9 版)
- [4]杨辉.华阴老腔:历史、现状与可能[N].光明日报.(2016-04-7 版)
- [5]杨玉芹.老戏如何激发观众兴趣[N].光明日报.(2016-01-30-9 版)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徐丽松